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陪外婆看花鼓戏

袁伟建



在心灵之旅中找寻自我

郑显发



外婆今年九十了。
母亲在电话里说,外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差点中风,关键时刻是舅舅给的安宫牛黄丸把她救了回来。母亲是家中长女,爱面子,让我回家给外婆生日添热闹。我应了下来,其实我也早想回去看看外婆了。

我们那儿有风俗:年满八十的老人过生日,请花鼓戏班子连唱三天。外婆喜欢花鼓戏,这个爱好一辈子没变过。我离开故乡三十年,与外婆见面的次数掰手指头数得过来,正好借此机会陪陪她。

戏班子是舅舅请的,台搭在屋场坪里。几根杉木杆子一竖,红红绿绿的幕布一扯,就成了戏台。乐师坐成一排,敲锣打鼓,拍铜钹、击镲。开锣前,打鼓佬“咚咚锵”地试几下,像唤人又像催人。村里老人提着矮凳、夹着蒲扇,从田埂上、屋前屋后挪过来,嘴里念叨:“来了啦,来了啦。”

外婆坐在第一排,穿一件暗红色上衣,头发梳得服帖,银簪子戴得规规矩矩。她眼睛不大好使,看戏时眯着眼,侧耳听;唱腔一响,嘴巴轻轻动着,仿佛在替台上的角儿念白。一辈子的花鼓戏看下来,哪句台词、哪里翻跟头、哪一折该有笑声,她闭上眼都知道。

第一天唱《刘海砍樵》。台上刘海哥扛着扁担上场,胡大姐在后面喊:“刘海哥,你是我的夫啰嘴!”外婆就笑了,皱纹一层层荡开,像秋风掠过水面。她不由自主地打起节拍,一下一下敲膝盖,缓慢而有分寸。我坐在旁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小时候,外婆带我去赶庙会,她还年轻,牵着我的手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给我买了一包葵花籽,自己一颗也舍不得吃。如今她年纪大了,咬不动葵花籽,也拉不住我了,可她敲膝盖的手,仍按着和当年一样的节奏。

第二天唱《补锅》。这出戏风趣,场内笑声一波接一波。外婆笑得直咳嗽,

九月的风掠过山脊,带着成熟的凉意。我踏上这条被枫叶染红的小径,脚下沙沙作响,仿佛正行走在时光的信笺上。第一片落叶飘落到肩头时,我忽然想起王维那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年追逐太多,竟忘了问问自己——心灵到底想要去哪里。

山路在正午时分变得陡峭。我停在一棵老枫树下歇脚,指尖摩挲着粗糙的树皮,那纹理像极了祖父掌心的纹路。他说过,树越老越懂得向下扎根。我俯身拾起一片红叶,对着日光端详,半透明的脉络里流淌着季节最后的温度,边缘卷曲如未寄出的信。这一刻我才惊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看一片叶子了。

转过山坳,视野忽然开阔。一挂野藤从断崖上垂下来,藤蔓相互缠绕,却在尽头开出几朵迟到的紫花。它们不着急,不像我总催促生活快些结果。溪水从石缝里渗出,叮咚声像是古人琴弦上漏下的音符。水边的石头上布满青苔,柔软得让人不忍踩踏。我蹲下来,看着水底的卵石被冲刷得浑圆——原来柔软的东西,也能改变坚硬的形状。

午后最陡的那段路,几乎耗尽我的力气。汗水模糊视线时,前方石壁上几株酸枣树让我眼前一亮。红玛瑙般的果子缀满枝头,我摘下一颗放进嘴里,酸得我皱起眉,混沌的思绪却突然清明起来。想起老话说的“不经一

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她喝了一口,说:“这出戏我年轻时看过,是你外公带我去的,在公社礼堂里。”停了一下,又说:“你外公最喜欢花鼓戏,走的时候才六十出头。要是能活到今天多好。”我没回答。夜风吹来田垄那边稻草燃烧的味道。台上锣鼓未停,台下仍在笑闹,外婆的脸却在灯光里微微沉下去,又慢慢浮回来。

第三天是外婆生日当天,来的人很多,儿孙辈坐了两三排。台上唱《喜荣归》,正合办寿的情景。外婆不太注意台上的演出,一会儿看看身边的儿女,一会儿看看重孙在椅背上爬来爬去。她眼睛虽不好,看人的眼神却很亮,像从很远很深的地方透出来的光。

后半段,外婆突然拉我的袖子:“小时候,外婆带你看过一次花鼓戏,你还记得吗?”我好像记得,又不太记得了。可她说出来以后,我仿佛真看见一个穿蓝布对襟衫的年轻妇女,在晒谷场人群中牵着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头顶上挂着一盏白炽灯,蛾子围着灯罩飞,台上花鼓戏咿咿呀呀地唱。那个细把戏就是我。

散戏时月亮已经西斜。外婆慢慢站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屋里走。我扶着她,她的手瘦得像干柴,却攥得很紧,好像怕我松手。

戏班子连夜拆台,红布绿布撤下,杉木杆一根根拔起,坪里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空气里还有若有若无的胡琴声,细细的、幽幽的,像一缕炊烟,在月光里散了。

我想,花鼓戏就是外婆那代人的一束光。台上唱的是别人的戏,台下听的是自己的日子;戏文里歌颂的欢喜,也是他们寻找的欢喜;戏文里咏叹的苦楚,也是他们咽下的苦楚。请三天戏班子,外婆能高兴三天,也许还能高兴一年。一年以后呢?我想再回来,再陪外婆听听花鼓戏,再坐到第一排,看她拍着膝盖,打一辈子也没乱的节拍。

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原来这山中的酸枣,也要经过整个夏天的曝晒才能酿出这点点红。

半山腰有片废弃的梯田,野菊花开得放肆。金黄的花浪里立着块界碑,一半刻着“此山”,一半刻着“彼山”。我忽然笑了——人间多少纠结,不过是在两界之间徘徊。坐在田埂上,看着野菊花在风中摇曳,它们不争不抢,只是在该开花的时节开花。口袋里的手机震动着,是工作群里催命的通知。我按了关机键,这一刻,世界忽然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黄昏时分,我终于抵达山顶。晚霞正从黛青色云隙里渗出来,像有人在天际打翻了胭脂盒。西边天际线上,归鸟的剪影缓缓移动,如同写在空中的草书。山风灌满衣袖,带着松脂的清香。俯瞰来时路,那些曾让我气喘吁吁的陡坡,此刻都成了连绵的曲线。原来所有的攀登,不过是为了此刻的俯瞰——不是看山,是看见自己。

下山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山脚下村庄的灯火次第亮起,温暖如散落的星辰。老话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个九月,我在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才听懂自己心跳的节奏。推开家门时,茶几上那盆绿萝垂下了新藤,它不问我来处,也不问我归途,只是静静地绿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自我,不在山巅也不在谷底,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呼吸里,在每一次愿意向内走的瞬间。

秋天过滤一些旧事

(外二首)

范军

落叶滑过肩头
草木交出余生

风过滤一些旧事
它假装不疼
残荷垂着,不肯提及怀想

枝头的果子落尽
剩下空荡的枝桠

那些被磨淡的文字
悄悄埋进泛黄的尘土

人间岁岁枯落
有些忘却,不必在意

夕露沾我衣

暮色压向田垄
晚风携来微凉的潮气

劳作还没有收场
泥土的重量,沉在掌心
秋草垂落,露水漫上来
一点点打湿衣衫

雾缓缓漫过田埂
虫鸣一声接着一声,低下去
旷野渐渐安静

星光还未完全醒透
微光淡得几乎看不见
四肢虽有疲惫
心底却盛着踏实的暖意
一身夕露,也算丰收的馈赠

晒秋粮

太阳把积攒的温热
铺向场院

金黄摊开,金风掠过
翻起层层金浪

竹耙划过去
把日子拨得透亮

颗粒在日光里打坐
每一粒,都盛着一整个夏天

人被光影环绕
指尖抚过饱满的回响

不必高声欢唱
一年的期盼,就落在这满地金光

